



10810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六

宋 邵武李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用訂

宗喬李嗣玄較正

書

與呂安老提刑書

呂安老名祉後以兵部尚書為張浚都督府參謀官鄴瓊

叛歸劉豫社為所執遂遇害

某頓首使至連辱書貺竊審履茲凝寒動靜勝常為

慰吳錫大破王俊斬獲四百餘級生擒賊將杜贇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一

老小六百餘人邵陽遂安殘黨走武岡境上已令窮

迫期爭盡而後已錫常有愧邵人因令立功以益前

愆果肯盡力得此一項了海南境內粗定第出沒兩

界首者勢須防扼耳

又

某頓首拜啓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兩奉狀皆以病

倦不果親作方此愧仰伏辱手誨竊審履茲凝寒台

候多福為慰區區承乏粗遣蒙喬諭乃盛德事顧何

足以當之祇佩厚意無有窮已瀏陽攸縣旣捷羣寇

遠去劉超一項復來就招撫并老小共千五百人揀

放後當不甚多也郝叟已先遣往郴江韓京俟茶陵  
稍定卽行鄧裝之徒計不難破目前境內粗已寧謐  
皆將士之力然所以能致此者不失機會而已魚集  
兵夜渡而步諒曉降邵陽兵朝至而王俊暮獲招降  
者輜重不犯秋毫殺獲者財物盡給將士新卒可懷  
而舊兵有思奮之志者職此之由是皆古人已效之  
術但恨鮮克用之耳目今以新舊人錯雜團結訓練  
數日前按閱已有可觀假以時月當皆爲精兵向承  
諭及今日作帥當以訓軍伍治器械爲先誠知言哉  
朝廷初意欲以二廣經理荆湖漸爲控制襄漢連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二

川陝之計今旣不然殊覺省事亦衰病可以乞身之  
秋也宮祠章再上猶未報萬一未如所請當遂掛冠  
以歸耳前日有旨令會合劉洪道程昌禹解潛兵進  
討楊么權聽本司節制此賊據重湖之險爲數路患  
猖獗久矣今茲水涸正可掩襲但恨無水軍而戰艦  
未備已一面製造召募檄諸道並進在此一日卽爲  
作一日事此素志也武岡盜入楊再興遣人納款雖  
未可信然正當不逆諒已遣使臣齎勝撫之并牒報  
諸司更煩審處可以卽遣行獻歲祗數日間無緣會  
晤第有馳仰切冀對時自愛上狀不宣

得韓京郝晟報已帥師過郴之永興近頗聞晟向者嘗招收京軍中人京以今聽其節制之故稍理舊事遂致不協深恐非徒不能成功或致敗事輒欲煩使旆一至郴江督捕使二將盡聽節制不獨兩人素服德望樂備驅策可使忘其私忿累年逋寇決有乘機可擒之理伏想留意國事以一方生靈爲念必不憚行今納公文去幸冀照察今湖南境內賴朝廷威德羣盜悉已肅清惟比有楊么恃水爲險南有鄧裝彭

友巢穴依山武岡徭人將復出沒攻討之序固自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三

次第近得旨節制諸路軍馬以討楊么乘此春水未生之時正宜深擣第此間戰艦水軍皆旋創置殊未備就已檄昌禹遣兵擣其腹心而此遣吳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奔衝及破其比近陸途可至寨柵時下措置只得如此呂元直書中許撥崔增一軍來若得此軍船艦粗辦吾無慮矣鄧裝彭友一韓京足以破之但須得使旆親臨更與指蹤事可萬全矣至於徭人跳眼必未至大段猖獗此間力亦未能及姑俟所遣使臣回徐圖之未爲晚也不識公意以爲如何元直書報僞齊誘重兵入關以窺四

川解潛探報亦然上流重地朝廷不於無事時留意  
奈何尚阻參承千萬爲國自重不宣

又具

公文集

四

空名告劄昨荆廣宣司初不會申請降到惟有韓京  
緞到數道今有公文送去幸照悉招盜賊以官出於  
不得已今旣兩路有兵勢窮力蹙不擒卽降似不須  
此待其到軍前效用立功而後官之乃佳如彭友輩  
正當責其反覆失信不卽就招俟其公參示以告劄  
而未爲書填姑俟後效乃爲得策某自到本路所招  
降人並不會假以名目雖近上頭首非曾被受朝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四

真命悉降充效用亦嘗具此因依奏聞誠恐愚民無  
知見作盜賊得官以爲仕途捷徑生覬覦之心則一  
盜息一盜興無有窮已前日福建范汝爲乃其驗也  
更冀熟慮而審處之幸甚陳楚南者豪猾爲一鄉之  
患罪惡貫盈前此重賞所不能得密切捕獲見追證  
根治若只同干連人押解遠去決湏竄逸今納公文  
幸備錄回報棘寺如必欲得候其再來追取獄情已  
圓可以具情節申奏乞酌情斷遣可惜止用常法也  
千萬照察二黥竄回捕獲甚善此曹如貸其死便有  
此患誠不可恕昨晚得密院劄子有旨就廣西差撥

兵將來武剛同討楊再興措置得宜已移文許帥矣  
醴陵人吏已發遣使施想卽爲柳江之行劉超者來  
日到此雖止千五百人然皆劉忠下所謂花面獸者  
聞頗驍銳俟痛揀汰分隸諸將也彭友之衆皆可放  
散獨留頭首押赴軍前爲使向瞻敢冀爲國自壽

又

近有一項潰兵犯瀏陽乃楊惟忠下兵所謂王大刀  
者江西帥司遣往虔土叛而歸焚掠筠州自分寧路  
來皂衣白幟傳者遂以爲江北寇遣陳照李建等禦  
之已逼逐出境殺獲五十餘人腰間得付身皆江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五

帥司所給者乃信傳言之妄又得醴陵探報萍鄉千  
百爲羣者凡數項何其紛紛也辱來諭知虔吉羣盜  
蜂起又得廣東書循惠間擾擾漸逼番禺殆將不制  
奈何不擇帥不治其微養成滋蔓勢稍緩則遂以爲  
無事不復加意此患殆未已也韓京雖小衎然能卒  
保茶陵誠爲可嘉第不計糧道貪利遠追犯兵家忌  
其敗固宜已劄下許其以功贖過且移文使司根究  
李端不才賊及鼓扇潰卒先歸者此不可不治也昨  
已遣郝晟馬準助京致令白德下兵止在備防防範  
初不知其已在京軍數百里之遠機會間不容髮豈

可持此爲潰歸之端哉郝最已取問應援不速因依  
然京旣遣往柳道里迂回文移往返亦安能責其如  
期必至申狀中初不及馬準旣賴其會合之力逼賊  
出境始遂攸縣似不必深詰公意以爲如何京軍初  
失利士氣未復欲振起之當以何術幸以見告新招  
降人撥隸諸將只得就近如京遠在數百里外自不  
能及聞張中彥下兵劉崇者頗橫譚希莊弱不能制  
今在邵亦未能有益於措置欲撥此一軍隸京如何  
更煩爲熟慮之仍密其事爲幸中彥旣誅此曹不能  
無反側然昨已明諭之近又劄下邵州犒設聊以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六

安其心韓郝兩軍以其暴露亦與犒設須煩使司以  
經制錢支馬準下兵已令攸縣支散矣

又

近遣吳錫李建討蕩楊么蓮塘等寨殺獲頗衆自此  
其徒不敢復過江南戰艦自十五車以下已制造得  
十餘隻海鯨棹船之類二十餘隻於諸軍中選擇水  
軍幾二千人雜以民間戰船數十隻日逐教習旌旗  
戈甲皆一新春水漸生可以深擣巢穴此賊不難破  
第衰病歸興日濃丐於朝者甚力稽於夢卜決有脫  
去之理恐不能爲朝廷了此一役事爲可恨耳遣去

行朝使臣計程數日間當還可見與決又不知代者爲誰得不俟而去乃爲幸也自到本路半年矣養兵二萬錢糧之類皆躬自料理均節民不告病今雖欲去原有餘粟庫有見緡亦不至闕乏貽後人患當悉具數以告於朝廷庶幾謗者無所容其喙也民瞻近曾通問否聞閩中泉福間糴極貴建寇復爾擾擾殆未有可安處如何吳元中遽薨謝殊可痛悼其家尤爲狼狽欲歸塋三衢道路梗阻如此何緣得達已勸其不若謀葺衡山未知肯見從否區區僥尚留此猶可爲出力不然湏左右照矚應副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七

吳元中無疾一夕而逝先是妙應師預言其不能過中冬自桂如柳見之勸其屏絕人事專意內觀俟其如期長往而復還亦一段竒事也妙應欲自來此過浙東詢國佐可知其詳

與折仲古龍學書

時朝命以折代公折名彥質

某悚息再拜置司之初蒙朝廷節次差兵近萬人自抵湖湘招降潰卒除揀汰外得彊壯萬餘分隸諸將日今有兵二萬三千餘人將佐多堪使喚者初至長沙當馬友李宏變故之後錢糧闕乏躬自料理均節養兵半年未嘗橫歛粗亦足餉目今州縣倉有米三



十餘萬碩庫有錢二十餘萬貫上江諸州不與焉朝廷降賜初止銀萬兩錢二萬貫逐旋收拾今有銀六萬餘兩金二千餘兩經制回易錢各五萬貫境內盜賊悉已淨盡流移歸業惟湖北有楊么水寇近亦破其數寨見治戰艦水軍每日教閱稍備具精熟即可深討巢穴北方亦無警急之報解罷鎮撫斥侯甚明凡百足可措置願以濟物爲心餘續具報幸察

凡百足可措置者明已之非規避也願以濟物爲心者欲彥質之勿以傾陷爲事也蓋公宣撫河北時折爲屬官凡事與公齒齟執政竟以折代公宣撫及公宣撫荆湖又以折代且公爲宰相時曾降謫李光後數歲公罷江西帥又以光代公何如臣伎倆同出一轍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八

與潘子賤龍圖書

區區自抵湖湘間踰半年矣賴朝廷威德與將士之力招捕羣寇十餘頭項踰三萬人揀汰外得精兵萬餘分隸諸將撫之如一亦頗馴擾以故境內粗定流移稍稍歸業田野間懇鑿殆遍有築室而居者軍食皆躬自料理亦不至闕乏第以衰病日思退縮中冬之初亟上章丐還闕寄願置閑散則已有言者論其罪狀痛詆無所不至仰荷上恩寬厚復畀祠館第深感涕代者乃折彥質湏俟其到方聽罷任今留廣西已致書促其來倘得脫此卽徑歸闕中杜門循省

餘亡足言者未有承賙之期可勝愉跂

與政府書

某惶恐某去歲湖湘之行良迫于不獲已蓋恐力辭  
又有偃蹇不受命之誚故欲斲到而亟歸此意公所  
素諒也既抵本路龜勉百爲竭盡愚短粗定一方竟  
亦何補而橫遭口語誣讒益甚如引孟參言受辛企  
宗米事尤爲可駭孟參會稽降官之憾向者書中已  
嘗具道蓋以同寓長樂而不通問卜其造朝必須與  
謗故先事浼聞更有一事可笑某去秋總師過吉州  
江西漕使韓球公然移文州縣不使應副錢糧不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九

已勾决人吏軍始得食亦具奏矣球緣此種種造謗  
又嘗爲韓世忠下營婦毆擊在某未到吉州數日之  
前其後言者乃謂激之使然不知有此理否此皆細  
故不足道如靖康間事描畫何所不至當時不敢自  
辨又無爲之辨明者一再拈出卽遂以爲實矣聽言  
莫先于考實不考實則伏讒蒐慝得以顛倒是非變  
亂黑白更易有無害治之大者采苓之詩止讒之道  
也如企宗輩見在降一指揮責軍令使其實以闕卽  
俱見有無虛實難于降指揮而易與人黯闇此近世  
循習而不可曉某靖康間不幸有伏闕之事建炎初

不幸當僞楚之後迨今仇怨滿前非荷睿明燭照其無他豈復有今日哉平時粗曉佛理遇不如意皆作善境界想遭謗羅讒皆作善知識想年來衰病相仍百念灰冷世故不復置毫髮于胸中俯仰無愧待盡而已

于答錢遜叔侍郎書 錢總之子

某頓首拜啓宮使侍郎閣下去冬承書貺辭意鄭重以先內翰墓銘見委寵示行狀且使令侄申伯垂諭再三竊觀自昔瓌璋卓犖之士其名德旣足以震耀一時及其終也孝子慈孫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

取信於天下者俾之讓次事實作爲銘詩以昭告後世乃始慊于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願得夫瓌璋卓犖之士而銘之無飾詭無愧辭因以自託于不朽二者常相資也昔蔡邕有言吾爲天下人作碑銘多矣唯于郭有道無愧色耳韓退之作碑銘不輕許可然猶有諛墓之譏以是知其難也伏惟先內翰政事文章獨步當世高明大節聳動遠夷自結主知致位嚴近而讒說困于生前黨議起于身後此固天下公論之所共惜也大明方升公論獲伸是宜以銘誌付之能文及言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使之鋪張偉績發揮

兩光而乃以屬之于某無乃非其任乎某憂患之意氣荒落筆視蕪廢大懼文辭之不工而言語不足見信于世人然及覆思之辱照之深而書辭見委甚勤其敢以固陋辭弟年來衰病相仍習成懶惰如蒙稍寬其期不勝幸甚伏冀亮察不宣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啓子賤提宮龍圖執事近辱書貺來介不告而還遂稽修報愧佩無以爲喻初寒伏惟台候多福承見索所著易傳殊荷不鄙僕頃在海主無所用心取易讀之觀象會意恍若有得因以其說著於篇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十一

非敢效古人訓經以垂世姑備遺忘而已自還中州念欲刪政成一家言日用多事因循未果去年春歸自荆湘寓居長樂郊外杜門謝客終日蕭然始得少親筆墨尋繹舊學精慮深考爲剪其繁蕪粗成條理思得卓識博聞之士相與磨礪淬勵證其是而黜其非增其所未至庶幾不悖聖人作易之旨常病未有其人今子賤以過人之聰明介然自守不以世之毀譽動其心退居閒處其於枯淡將與外生死忘得喪者游而能惠然同我所好此固僕之所願進其說以求是正也僕曩與襄陵許崧老著春秋集傳書成出

示義有未安僕必一一爲言之。後老亦多見從朋友道喪久矣。振而起之正在我輩。松老旣沒微子賤吾何望哉。謹以所著易傳內篇上下經致左右。僕自經憂患以來險阻艱難靡不備嘗。旣不得竭其愚以徇國家之急。故自託于空言。心力盡於此。晝頽子賤日置几案間。暇則試取觀之。其有垂戾悉爲簽出。畧以數字道其所以當復思索。以從求誨。其中立說與今之說易者不同。而偶有可取。亦皆簽出。以數字表之。使知千慮一得不枉勞心。二者幸留意焉。傳上下經外。又有上下繫說卦雜卦序卦等傳。及外篇釋象明。

變訓辭衍數類占諸書以解駁易體究象數義理之歸。當續馳上聖人作易雖推之無所不通。然立象盡意必有至當之理。吾徒學易因象以求聖人之意。正猶法家鋪陳條法以定刑名。止于當而已矣。苟非其當。則以管杖爲徒流。其差謬豈不遠哉。漢魏以前說易者多宗象數。而不求義理。故取象亦迂濶而不切。自王輔嗣以來。一切以義理訓易。而不稽象數。其失聖人之旨亦多矣。僕此書由象數以會義理。然亦未敢自以爲然。願且勿以示人。姑問難往復。使無可疑。庶幾可傳于世。千萬照亮也。建炎初。荷上恩。虛席以

待側位纔兩月餘議論與用事者不合不敢虛負天下之責遽引身以退曾無毫髮之補至今自愧近奉詔旨俾追省當時所施行者爲時政記以聞衰病遺忘文籍散失纔得十之一二已奏篇以塞明命矣輒以別本及所建明并乞罷劄子二十餘首錄去恐子賤當時到行朝倉卒不知本末可以見其梗槩也七八年間如一夢然追尋往事第使感慨耳歲律云暮未有會晤之朝此情可諒切冀爲遠業自重謹奉啓不宣

與李泰發端明書

各光後代公爲江西安撫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三

某去夏歸自湘湖卽杜門不出罕見賓客聊以休影息跡近來居者頗衆如汪張二公雖見訪亦例不入城復謁殊覺省事自旦至夕燒一炷香看一卷經讀數板書打一覺睡或宴坐少頃無非自己分上事以此差覺自適第年運而往初未聞道無朋友漸磨之益茲爲恨耳閑居旣久坐進此道想所造益深願有以警誨之也得子賤書頗以爲物之意太深爲言答以願力正當如此至於觀消息盈虛之理爲進退出處之道則又君子之所貴也公意以爲何如

某頓首再拜久不聞動靜辱手誨如奉言色喜可知也審諭君子小人進退之理可謂確論然消息盈虛治亂興衰皆有天命行乎其間非特人事而已君子居易以俟之故方寸常坦然而無戚戚之憂此所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自靖康以來所遭之變皆古所未有豈曰細故其實本於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吾儕當益信此心進則盡節退則樂天死而後已餘復何道森發以爲如何

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四

荆襄之舉今所當爲第須爲善後之策正猶川陝在棋局皆是合着處但恨所以置子者非耳如何鄒德久千里見過殊慰岑寂到此已月餘稍涼卽歸時官薦之此初不聞豈傳者之妄邪

與呂安老龍圖書

某再拜承垂諭荆襄事勢併以所上奏檢見示皆中今日事機不知能如所議否大抵江浙川陝各在一隅猶之碁局須於腹中置子乃可相及不然道理懸絕緩急何以應援腹心要害之地襄漢是也晉宋以來皆爲重鎮久合措置今已後時數日前得岳侯書

已還師岳鄂不知新復之地以何人守之付之數偏裨果足恃否廟堂必自有處山林無由知曲折又迂濶之慮每竊自笑而竟不能改步以與世合亦不解事之一端也因來誨輒設及之

又

某悚息承須車舩式樣今納去戰車圖樣偶尋未見後當馳上來論恐車舩重大不可用是不然此乃嗣曹王臯所製見於本傳非閩人所能爲也頃嘗試之運動輕駛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要湏教閱習熟乃可用今有小舩輕楫而付之不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五

操舟之人雖尋常之瀆其覆舟必矣况以巨艦出沒江湖哉前日翟吳之衄正以此故非舟之罪也然此舩止可爲水軍家計每一舩湏以海鯁之類數十隻副之正猶鹿角輕車之副武岡乃可以戰幸詳思之某再拜

又

見奏簡以楊么厠金人僞齊之末何至是耶前此朝廷以曹成馬友輩擁衆各十數萬擾湘湖間殊不以此賊爲意某到湖南始具事實及榜檄不遜之語列上旣以招捕羣盜方厝置間而宣司罷其後得旨節



制湖北進討卽治戰艦水軍散出榜文厚賞以致其  
頭首十數人餘悉許其自歸及自相殺併聞其黨與  
頗有携散之意未幾罪去專遣使而有速成功之心  
故有前日之衄賊勢益熾大抵此曹據重湖之險其  
徒皆舟人漁子便于操舟非官軍之利速進則無功  
久屯則師老而財匱惟擇帥而任之用趙克國取先  
零術此必勝之策也因來諭輒及之未知然否

又

胡德輝文行識操於今少見其比以禮羅致猶懼其  
不至公折簡使就權攝宜乎不來也其家貧甚不仰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十六  
祿之言恐非真實來使督書草草布敘幸恕察

與趙相公書

名問

朝廷自渡江以臨吳越今六年矣平居閑暇之時玩  
歲愒日未嘗圖慮所以立國之策相公爰立未數日  
間適有警急之報乃當艱難莫大之任屏去近年退  
避之說奮然進討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  
更望于事平之後博采衆言以定保有東南恢復中  
原之至計某雖迂陋敢不竭盡愚慮繼此願有獻焉  
幸望恕察

與趙相公書

近年以來多以和議退避爲得計國勢日蹙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相公當軸于倉卒擾攘之際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遂改前轍殆天意悔禍國家中微之運將復光大不然何以天時人事符合若此歎服之深喜而不寐然賊退之後正須種種料理以爲防守攻討之策願言益懋遠圖早遂恢復土疆大庇烝黎某雖衰病尚覲拭目以觀中興之盛莫大之幸伏望鈞

察

與張樞密書

名凌字德遠

某近被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策來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七

已具狀奏聞訖主上勵精圖治之切深愧荒疎不足以副下問之意然日夜念此至煎畢精竭愚展盡底蘊以上此奏亦思慮之極也庶幾千慮一得或有涓埃之補非特某之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伏望鈞察

與趙相公書

伏見朝廷於寇退之後修舉政事召用人材皆有先後之敘多合天下之心竊慶中興之有期也然區區愚見以爲當今急務在料理淮南非遣三大將統重兵於江北則淮南未易料理謂宜早降指揮移軍淮

南今先遣將佐謀議官先去措畫候稍就緒日渡江  
庶幾可以乘時料理籓離之計若必俟秋冬恐或緩  
不及事此邊防大計更望鈞慮有以裁處相公樂取  
諸人以爲善聲滿天下故敢妄進此說僭易之罪幸

漢鈞察

與呂安老書

春氣清和比來爲况何如伏惟台候多福寇退之後  
殊未聞料理淮南豈遂以爲閒田耶三大將旣復置  
司江南則是盡仍舊貫止爲保江之計前日措置特  
出於倉卒若欲爲善後之策恐非屯重兵於淮南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十八

爲籓籬未見其可愚意竊料之將來僞齊或再挾強  
敵南牧必懲前日之無功變動其術而吾膠柱應之  
可乎安老深被上知又與二相無間胡不力以此爲  
言今雖逆耳後必有驗吾輩爲人謀事政當長慮却  
顧爲久遠之計若趨利日前不展盡底蘊何補于事  
辱照輒及此悚息悚息

與趙相公書

某稟目頓首再拜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閣下昔賈誼  
有言曰守圍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又曰彼且爲  
我死然後可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然後可與之俱

存聖人之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夫爲守圉捍牧之  
臣而死城郭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于太山或輕  
于鴻毛方其平時請于朝者無不從也所以爲守之  
之具者無不備也不能則繼之以死宜其有鴻毛之  
輕至於請于朝者不從所以爲守之之具者不備徒  
假牧守之虛名務無捍禦之實用則志節之士所以  
處此者宜何如哉某自十數年來憂患相仍加以朴  
陋迂疎動輒齟齬所願安於閑散休影息迹不復敢  
與世故去年冬誤被上恩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力具  
辭避不蒙矜從賜對便朝更膺殊獎實自相公推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九

之賜所以力疾之官龜勉就職者亦願砥礪駑鈍圖  
尺寸之報也自初到任適當旱暵之餘帑庾匱乏夙  
夜自竭簿書錢穀冗瑣細碎必躬必親方稍就緒幸  
比歲稔粗免曠敗亦皆相公庥庇之德心非木石寧  
不知歸近者上章引疾丐罷降詔不允訓辭有邊吏  
戒嚴商秋甫及之語夫防秋在邇豈守牧之臣可爲  
去就之時然某之所以求去正以防秋之迫何則叨  
冒大帥有其名而無其實故也某昨具奏乞元置安  
撫制置大使司軍馬錢糧之半蒙朝廷闕送都督行  
府行府劄下初則曰俟秋高調發軍馬繼又曰見議

遣兵繼又曰侯勾王彥一軍到日分撥前去今則曰  
俟有警急日遣兵應援是朝廷之兵不可指擬也初  
乞兵日蒙朝廷及行府降指揮許招本路關額禁軍  
勾抽使喚數月之間極力招填纔得六百餘人近緣  
漕司申請錢糧復令權罷諸州不隸將兵數旣不多  
隸將之兵以虔吉盜賊之故復難調發是北路之兵  
不足倚仗也夫以上流重地去淮南及僞境不遠沿  
江千餘里要害之地並無甲兵可以抗拒守禦方邊  
報警急倉卒擾攘之際乃欲望遣兵應援于數千里  
外不亦晚乎某竊料相公之意不過謂楚泗廬壽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

郢諸將屯宿重兵則江西爲內地探報僞虜無數路  
深入之計則江西可無虞故兵不必遣是大不然夫  
七尺之軀要在腠理千丈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防患  
者當在不防之地豈可以江西稍內盡弛防守之具  
哉况諸將列屯相去絕遠使敵人乘間爲擣虛之計  
不知孰肯爲援朝廷不預遣兵使自爲防守而置一  
路于度外恐非計之得者自用兵以來敵人張大聲  
勢探報妄傳分兵以入某路則徃徃無事深藏固閉  
匿壯示弱探報無所得則徃徃深入今信探報而不  
爲一路之備是僥倖其不來尤兵家之所忌也敢望

相公特賜鈞慮重念某靖康間被命宣撫兩河得兵  
二萬方欲有所設施鼓作兩河之人以捍大敵然不  
爲用事者所喜議論不合自出師纔五十日卽乞罷  
去其後謗議紛紛然某未嘗辨明而俯仰不愧者以  
無其實故也紹興初蒙恩起廢宣撫荆湖得兵萬三  
千人招捕群盜者數萬亦不爲用事者所喜到官纔  
數月以言者罷去其後謗議亦復紛紛然某未嘗辨  
明而俯仰不愧者亦以無其實故也今某幸蒙上恩  
委寄又荷相公知獎豈不願圖涓埃之補然軍馬單  
弱財用窘乏曾無以副其區區願效之心竊自歎息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二十

藉使勉強偷安以倖倖萬一不幸稍失支吾致有闕  
誤則平時仇怨群起而交攻之真無以自解矣此所  
以夙夜震懼而不遑啓處也更望相公曲加照察謹  
遣本司幹辦公事官羅薦可具歷懇款告于行府伏  
望鈞慈特與定議如本路合遣防秋軍馬卽乞早賜  
摘那前來應付擺布控扼庶無噬臍之悔如不合遣  
亦乞明降的確指揮無使日夕指准悞一路士民之  
望而某得以早爲去就不勝幸甚

又

淮西叛將出于意外實非細故某輒不自揆嘗奏疏

指陳朝廷措處失當夙夜憂懼以俟譴訶乃蒙寬恩  
降詔獎諭尤切震悚近見邸報言事者論右相引漢  
武誅王恢事以爲比竊謂太過深慮隨時獻說者浸  
失本旨而避退講和之說復行則宗社安危未可知  
也輒復上章以救其失惟是出位之言實爲有罪迫  
于憂憤有不能已者輒錄二疏副本拜呈敢望鈞覽  
如有可採得補萬分之一不勝幸甚僭易皇恐論者  
皆謂宰相還朝必守前議請車駕還幸平江及覩近  
降指揮改撥廬壽盱眙米斛並於建康交卸又謂且  
抽回淮南軍馬沿江屯駐某竊謂朝廷措置因時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二

宜必不如此籬籬未固百物未備以一捷之故而遽  
臨建康誠太早計相公爭之是也今旣駐蹕幾年徒  
以淮西叛將遽復捨去使虜得以窺伺非良策也第  
當撫綏將士益務萬全養靜以待之江北屯重兵則  
江南可以奠枕江北無兵而與賊共長江之利則國  
勢危矣第當抽回老小以就糧餉最爲得策敢望鈞  
慈特賜詳酌恕其僭易不勝幸甚

又

某以憂患之餘誤蒙朝廷起廢帥守江西已涉兩年  
夙夜龜勉左右支吾幸免曠貶實賴鈞庇今秋雖旱

幸不過甚米價亦不翔踴贛上盜賊蒙朝廷易守獨  
免租賦盡罷科湏渠魁次第公參復業境上群盜亦  
皆擊散吉撫筠袁間有名字者悉已招捕今雖有些  
小殘黨留兵彈治無能爲也而某自春及今衰病日  
甚醫者謂勞心太過所致七上章丐閑庶得休養未  
蒙矜允今幸相公還朝洞照情素輒敢力陳前懇敢  
望鈞慈特爲敷奏使得遂其所欲不勝幸甚切望矜  
念皇恐無地

又

朝廷累年經營恢復之計漸有氣象而以措置一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三

當之故淮西之軍盡歸僞境國勢稍弱上心感悟召  
還元弼復畀魁柄正猶羸瘵之人非得國手厥疾弗  
瘳然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蹠令施設犂然有當于人  
心則不約而自服轉弱爲強以啓中興之運不難也  
惟相公留意天下幸甚

又

某以非才誤蒙朝廷委寄一路自今春已來援疾求  
去至於七八上恩隆厚未忍棄捐敢不力疾龜勉以  
圖報萬一然本路實爲上流重地當虜僞乘間窺伺  
之秋軍馬單弱無以控扼萬一有賊馬衝突何以符



之輒具防冬事件仰干朝廷其間乞兵一事尤爲最  
急如蒙摘邪可用兵將五千人與見常者相兼使喚  
某雖不武願當一面不能卽繼之以死以報上恩若  
兵將無有雖留某于此無益也願先罷黜實不敢虛  
受重責伏望鈞慈特賜矜察

又

本司累申朝廷乞降旨揮催促岳飛分兵屯駐九江  
至今未有到者近日光州等處探報賊馬漸有渡淮  
作過者諸縣頗遭虜劫斬黃一帶並無障蔽如九江  
重地豈可闕兵往年馬進占據用兵攻討半歲廼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三

今不早爲之備一旦殘破廼圖克復豈不勞費如岳  
飛之兵果不可分卽乞朝廷別差一項軍馬屯駐防  
扼在今日守臣允宜得人謂當權時之宜選差有名  
望武臣爲守使之措畫竊見承宣使劉錫沈鷺有謀  
諳練軍政倘蒙朝廷驅策必有可觀非特一路之幸  
敢望鈞慈特賜照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七

晚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宗裔李嗣立較正

書

與張相公書

即張德遠也

竊以相公膺大任綰重權以圖恢復大計正宜虛已  
廣謀以屈羣策願聽逆耳之言勿受遜志之語則輔  
成中興之功不難致矣某特荷照知願為直諫之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以裨補萬一言或激切幸冀容恕而察其區區之心  
可也冒昧不勝惶恐之至

又

伏蒙鈞慈特有頒賜禮意勤腆第深悚感既不敢固  
辭又無以致荅惟當時以藥石之言仰報盛德耳

孔明下教曰諸君第勤攻吾短庶幾蜀可治而中原

丁復願相公無忘孔明之志則所以永安社稷而大

靈者必有在矣皇恐皇恐

又

移軍合肥岳飛進屯襄陽去江益遠全無控

泥緩急何以應援某累具申稟乞差撥軍馬非獨以  
本路乏兵之故如襄陽一軍財賦仰給本路糧道經  
由蘄黃沔鄂乃咽喉之地如使賊兵窺伺乘虛驚擾  
無兵將以捍之則一路財賦何由得達糧道阻塞大  
軍坐困其所係非細故也願相公深思愚言勿吝遣  
兵使某得以竭盡區區少助萬一莫大之幸今再具  
劄子塵瀆鈞聽

別紙蒙下詢非相公虛已廣謀何以以及此大抵兵家  
臨機制勝難以預料以弱爲強轉危爲安止在倂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

之間昔謝玄破苻堅百萬之衆只緣苻融之却陣周  
瑜赤壁之勝只緣風便可以縱火此豈可預料哉要  
之臨敵慎重行師以律者其本也見機而作應變無  
方者其機也不貪近功以圖大利必勝之舉也願相  
公思之近世治兵有可恨者設將太少與兵太多設  
將少則難制服與兵多則難運掉必欲用兵無不如  
志要當及此恐湏不免上煩料理耳

又  
劇賊王權蘇勝久在湖南江西兩界首作過累經招  
安繼復嘯聚入甚苦之近因湖南將官裴鐸殺散以

勅百人潛逃山谷依舊作過本司以旗勝委吉守李  
彌遜遣人招誘方出公參除放散黨與外有頭首并  
羅壯人三十三名此曹如放還木工決復嘯聚爲患  
未艾因而諭以禍福使發赴行府自效已皆遵稟次  
日首領四人退悔具狀乞免發遣已送所屬根治違  
節制之罪其餘二十九人已擢第五名爲首領借補  
進勇副尉遣使臣官兵管押至行府敢望鈞慈特賜  
指揮將首領一人補正外其餘分刺諸軍嚴加約束  
有擅自走回者許諸色捕斬破幾可絕後患不勝幸  
甚已具公狀申陳伏望鈞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三

與張相公

某累以本路軍馬上千鈞聽被受劄命書賜每蒙許  
以遣發豈勝感激激然俟望之切歲云暮矣尚未有至  
者羣近教乃承諭以俟有警急乃遣第深惘然相公  
總重兵以臨大敵方事之棘固難於分人然某亦荷  
甄陶付以一路重寄無兵無將何以爲防捍之計緩  
急有警而望遣援其能及乎更望垂念所以處已處  
人者兩盡其宜不勝幸甚謹具稟目并遣屬官羅薦  
可詣行府諮稟伏幸鈞察

某前乞軍馬萬人今豈敢望此但得朝廷量行差撥  
本司隨宜措置足矣喋喋干冒亦非謂得此兵便可  
倚仗以捍強敵但欲王靈所及人心自安盜賊自弭  
風聲所暨或可銷患於冥冥非荷相公知照何敢及  
此昨被行府劄命欲先次遣兵討蕩度寇令州郡預  
備錢糧尋卽行下開作過者頗戢欽今旣閱時殊無  
事實又復紛紛動以千百爲羣至敢窺伺州縣如吉  
州近日告獲虔賊數十人皆散在民間欲爲內應幸  
而彰露使稍有虞豈不貽朝廷憂哉荷相公期待之  
厚豈忍使愁坐於此朝夕惴惴若無所措事迫情切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四

不覺怵怵死罪死罪

又

某衰病無堪仰荷上恩委寄之重龜勉自效不敢少  
駁邇來措置錢糧製造器甲修建營房葺治城壁漸  
嚮就緒所乏者軍馬耳如蒙相公少分麾下數千人  
使某得以爲朝廷保守一方討捕度吉間寇盜一變  
舊習復有承平氣象亦不虛度歲月然後幅巾柴車  
送於故棲區區之願足矣幸望鈞察所遣羅薦可佳  
士頃在高郵立節甚著學問行義皆有過人者願與

不勝幸甚幸甚

又

岳飛捷音係路此可喜亦可懼頗聞虜僞之謀欲捐州縣以深入誘我今所遇之敵皆中土之民非虜騎也王師旣到宜其望風而奔潰若爲利誘恐或墮其計中不可不察大抵今日進兵當以招撫爲先得地當以保據爲上則中原漸有恢復之理僭僞漸有逼逐之勢若如平時入生界得地不守惟以掃蕩爲事重失故民之心恐非策之得者幸望垂念皇恐皇恐

又

伏領行府捷報竊承王師大勝賊騎於淮淝之上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五

縱諸將盡出宏規此與謝安遣偏師以破苻堅之衆亦何以異旣與中外共慶尤切歎仰然重兵爲後黠虜常態驟勝而驕兵家所忌願相公深思持勝之道有以待之則前日之捷足以推其鋒後日之勝足以落其膽中興之勢成矣更冀於不必防虞曲加隄備以江西一路空虛爲念深所望於左右也仰恃愛念冒昧及此皇恐無地

又

某近者再上章丐閑實以難任重責之故蒙恩不允益深震懼素荷眷憐必亮此心不以喋喋欲去爲罪

也或者謂某蒙相公知焯之厚推挽使處上流重地許兵屢矣而卒莫之遣似非真相知者是大不然相公以恢復天下爲心某以保守一路爲意所職不同騎再來必變動其術兵家欲虛所實而實所虛實處可以設疑虛處必爲隄備江西虛矣願相公思所以實之此非某自爲謀切幸無忽

又

近承朝廷指揮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尚猶未到昨日得報止遣水軍屯蘄陽要須九江有兵與之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六

照應乃爲得策更望劄下促其調發幸甚某所乞韓京李貴兵將之半切望垂念得此則粗可以爲聲勢昨已得指揮聽本路都統節制使喚以討度寇則藉其力爲數月防冬之備於理似順伏幸留念揆尋至此亦可謂窮急矣想蒙憫笑也皇恐皇恐

又

某近者輒以已見利害仰瀆聽覽伏蒙鈞慈旣容其拙直又許以忠嘉感懼之情無以爲喻苟有所見敢不自竭竊觀邸報韓侯淮陽之捷爲之喜而不寐已而聞之北來士大夫頗有異論雖傳言多浮其實未

必信然要之王師之舉莫而後發當如破竹建瓴使  
人心響應則大勳易集今羣帥未動初無牽制策應  
之師而孤軍獨往則其進似太銳援兵既至未嘗設  
伏以謀勝之反爲所困僅能潰圍而出遽還故壘則  
其退似太速所得郡縣既不果守必有遭屠戮而失  
望者此某之所以初喜中疑而卒以爲憂也深慮韓  
侯忠勇忿於小失率師復進墮賊計中則安危存亡  
所繫豈淺淺哉伏望相公特留鈞念使如辛毗者杖  
節軍門制其輕戰自秋徂冬且務靜重爲自防之計  
以觀敵人之動靜徐爲後圖乃策之上者秋高馬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七

萬一虜騎南牧而吾之疆場有備以逸待勞固已得  
策借使釁端旣開而彼不能來則敵人之情可以坐  
料然後總統群帥合謀併力迭相應援鼓行而前必  
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如人  
之有左右手足運行作止莫不在我乃能如意使平  
居不能運掉則緩急何所倚仗哉更望相公加意於  
此勇者抑之使毋銳進惰者作之使毋偷逸賞罰兼  
用恩威並行則成此武功何遠之有相公蒙上委任  
之重以一身佩天下之安危而某久荷國恩實與朝  
廷同其休戚素荷相公知照之厚直以古人相期則



臨大苟害敢不展盡底蘊以效其區區之愚至於出位之罪則非所敢逃也冒昧僭易皇恐無地伏冀裁察

又

伏蒙鈞慈以今日進守之計下諭顧惟迂疎豈足與此竊謂進守一道也能守然後能進正猶奕碁自固然後能勝敵今車駕將幸建康楚泗省已修堅城其策得矣廬壽襄鄧恐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以備不虞使犬羊不能侵突貔虎有以養威見可而進今日之至計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八

秦御劄子輒錄副本拜呈敢望鈞察冒昧皇恐之至

又

虔賊謝小鬼等集兇徒數千人侵犯吉州破永豐吉水兩縣潰散官兵驅執將佐殘害甚衆本司遣兩項軍馬前去討殺并督將兵會合掩擊幸獲勝捷已催督進兵追襲窮捕第恐兵力單弱未能盡其根株如蒙朝廷接濟乘此閑暇之時掃蕩巢穴使舊習稍革良民得以安業亦是一事更望鈞慈詳酌一路幸甚

又

虔寇紛紛正坐虔守孫佑欲討捕太急之故平時以

群偷姓名置于坐隅幾事不密致令反側遂蜂起而  
爲盜賊殘破零都虔化璠金興國及吉州永豐吉水  
等縣酷毒甚矣而佐方有以討捕爲功移文謂諸縣  
人民例皆安業惟有兇賊周十隆恃險聚徒侵擾鄉  
村又所保奏功狀殺獲賊首如謝小鬼之徒至今見  
在作過者甚衆敢肆誣謾多此類也爲今之計惟得  
足當太守有智畧而寬猛得中者假以歲月借以事  
權則羣賊不難銷弭再三思之如張翬者正可任此  
朝廷別與佑一郡而以甯守虔必有顯效一方休戚  
所係不細敢輒洩聞皇恐之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九

又

某皇恐再啓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數頭項已委  
張龍圖提刑司就近措置外吉撫筠袁臨江軍十餘  
頭項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皆已獲其首領筠賊  
熊清害捕盜官尤爲兇暴幸已就戮見督巡尉搜捕  
殘黨惟吉寇李安淨者最號狡獪難於擒討近增兵  
前去措置勢已迫蹙願就招安旬日間必見次第區  
區指縱捕盜素非所長幸免曠敗實賴朝廷威德所  
及輒具劄目申稟幸望鈞察

又

袁州萍鄉賊石鐵牌鍾牛皮等六夥並已招降揀放  
外得頭首十人徒黨堪披帶四十餘人今遣元殺敗  
及招降將官馬仙骨押赴都督府伏幸鈞察此十數  
頭首皆係桀黠久在江西湖南兩界首作過殺傷官  
兵甚衆累受招安輒復嘯聚今次多方措置始能得  
之敢望鈞旨令所隸軍中嚴加覺察稍有違犯卽隨  
宜處置庶幾不至逃還復爲良民州縣之害一路幸  
甚切乞垂念

又

吉州永豐賊李安爭者去秋招安至本司一夕遁去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

嘯聚作過出沒於崇仁新淦豐城數縣界首巡尉不  
能制本司遣兵殺敗不曾獲其魁首又復結集猖獗  
近遣屬官程圭率兵將四面遮羅深入討捕期於必  
取生擒安淨及斬獲以次徒黨去此大害撫吉筠袁  
群盜有名字者並已招捕了當實賴朝廷威德所及  
獲免曠弛豈勝感懼更望鈞慈有以誨督之幸甚幸  
甚

又

與魏公書則深疑其病奏疏及與政府書則  
深惜其功大臣爲國之心當如是矣

九月初二具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府特進僕射

相公閣下某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材力淺短

論謀迂疎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祠宮  
旣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聞閣下爲言事官附  
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爲趣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  
明受之變。某遠在嶺海。乃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  
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  
真一世之奇材。因事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  
某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病。適閣下自樞廷均  
逸。弭節海邦。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得從容樽俎。開  
談笑而欵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  
之務。每言帝德王功。霸畧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一

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并以謂炎運中。微天心悔禍  
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大業。非閣下而誰。未幾閣下  
被召還巖廊。某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於此。獲  
窺霸諛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尤切歎仰。然自  
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護將帥。措置  
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  
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  
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之事。觀之。守吏  
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比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閩  
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

感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其輒不自揆激於  
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鑒前失  
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於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  
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爲見危納忠殘不恤緯而憂宗  
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爲出位侵官汲黯之戇又復  
妄發知與不知且置今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嘗爲  
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見其可  
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閣下委任之專聽信  
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戰而潰  
怒而不問去春某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某自富平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十二

之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於鄧  
禹馮異何以加此閣下所宜益務慎重諮諏良策圖  
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  
愧今乃以措置之失亡二十萬人虜僞得之增其氣  
焰此豈小變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閣下天下謂何  
閣下材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  
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  
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  
鈞則力必藉人兼將相之權揔中外之任而無與人  
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癡諒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

問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恠也柳子厚  
作梓人傳謂斲削在於衆工而成功收於梓匠此最  
知宰相職業者平時猶當如此而况於艱難之際乎  
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爪牙攻戰則有  
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與王魏善戰則與英衛  
皆衆美而效之君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  
甫盧杞挺亂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某願閣下爲  
房杜之亞以穆天緯不願閣下爲杞林甫之流以私  
寵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爲也老子曰非以其無私邪  
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志身與家而其究則國與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三

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爲身爲子孫計而其究則國  
與家俱危不復引古爲諭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  
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爲自安之計深根固蒂可謂  
至矣一旦事變徃徃不能自保首領然當承平無事  
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爲此猶可恕也  
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山之徒其所爲有甚  
於宣和之末然尚亦可恕者禍故作而未大也建炎  
之初綠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黃潛善蠹國欺君又  
甚於恪山輩今皆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  
利誘於前而禍患藏於隱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

亭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爲災財用單竭而閣下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竒則未必不轉禍而爲福也語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閣下誠能知措置之失當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閣下求膺多福而某將歸老於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閣下不自知其爲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而待而某雖欲退休亦未知稅駕之所矣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四

安危休戚某與國家及閣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責善之義乎某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閣下亮而恕之非獨某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塵鈞覽皇恐無地不宣

又請曰

閣下不與某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閣下亮而恕之非獨某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塵鈞覽皇恐無地不宣

某悚息區區書中猶有未盡之意敢悉布之昔人有言長江數千里如人七尺之身當備者不過數處虛而當備無如膝理今淮西者東南之膝理也鄜瓊之

按膝理虛矣今自舒蘄光黃一帶並無軍馬以爲捍

蔽九江要害之地又無控扼倘使僞境因用鄴瓊以  
擾上流則沿江震驚駢躑之所不得安矣伏望相公  
深思所以備腠理之術勿謂敵人不出此策幸甚某  
以來裝待罪聞報卽行然不敢以將去之故而廢國  
事併乞鈞察

與李泰發端明書

德遠以身佩安危可謂自任以天下之重去冬親身  
督戰以遏賊衝雖古人何以加諸然自獨幹化樞以  
來已再月矣未聞有大憫人望者豈與人共功名之  
度有未優乎昔房杜相唐持衆美而效之君去功與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十五  
名還與衆人而功烈光明至今昭如日月也近嘗作  
書以告中興用兵祗是一事要當以進人才修政事  
固根本明是非進退君子小人爲先未知能領受否  
泰發與之欵願以此道開廣其度能如梓人之任斲  
削則宰相之事業何息不成方得君甚其所繫不細  
又荷其似有相照之意故每因書輒盡區區又未知  
果能察否也有所聞幸諭

與呂安老書

某再拜近得右相報諸大將列屯淮上始務靜重徐  
爲後圖誠爲得策來書謂譬如奕碁遞互一着必至



相殺此理固然嘗觀古人用兵多得先手此碁家所謂爭先法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漢高祖既失滎陽客說之使出武關臨南陽以致項籍則韓信得以破趙魏燕齊以成漢業漢祖從之後皆如其策此何理哉爭先法耳善碁者覺一處少屈則經營他處卒以取勝不善碁者黏恡繳繞不肯斃舍卒以取敗此無他隨手而應不爲先手之計故也今重兵盡列淮上而控扼甚疎安知敵人不以虛聲疑我而爲乘間擣虛之謀此幕府之所當留意也敵人前年以兵趨淮甸而不得志在今日必變動其策而吾守株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六

以待之可乎大抵前數年不留意于此正猶碁之不  
相管帶者兩年以來又似碁之不立意而信手隨人  
者凡欲殺人先須自治此言先爲自固之道乃可勝  
敵在今日尤當先務也因來教以碁爲喻故輒及此  
某向者途中嘗奏疏論用兵利害亦嘗以副本令仲  
弟奉呈不知曾見否近錄本納右相處大蒙許可如  
宋魯見可于右相處取觀也頃年齒壯志銳亦頗有  
意于此今則衰病相仍惟思山林靜處了此餘生宮  
祠之請一不從則至于再三又不然則惟有掛冠耳  
願以一言爲助使早得脫此莫大之幸此介乃專遣

者有可以見教得詳示爲幸

某再拜虔告盜賊紛紛不已蓋緣前此失于措置養成厲階所謂頭首者旣就招安依舊令在巢穴長惡不悛時出作過遞相倣效不復知有官司相習成風非痛革之未易懲創自某到此隨分措置除斬捕外其招安者令擇強壯堪披帶人并頭首解付本司發往行府聽使喚庶幾兇黨可以漸消有懷土之心者不敢復爲頭首使艱於嘯聚頗爲得策近解發王權等三十三人旣受約束其頭首四人輒伏投狀乞免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十七

行已悉誅之擢以次人借補名目令部轄以行遂無敢違者今必已到軍前矣復招安到袁州賊黃顛叔以次首領黃顛三等四百餘人以頭首十名解去願悉分置諸軍中嚴通逃之令使不敢還歸年歲間此方當漸平定幸留意也

某承乏粗遣措置諸事稍稍就緒所乏者軍馬耳自初陳請卽蒙行府許差累劄見議遣兵書辭尤爲獨重然至今未有至者豈遠食言邪付以一路之寄而當此之時無將無兵使之擇禦以備不虞何以任責

初謂安老既到借一言之重可以決得辱來教乃知不然且謂意見如此世間事豈可以意見爲之禪林所謂擔板但見一邊事耳今遣本司屬官羅薦可詣行在奉表起居及詣樞密院都督行府稟議奏簡并與諸公稟目副本錄去幸詳覽可以見其曲折昨上疏丐閑未蒙矜允以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甫及之語又聞車駕順動未敢再請今所陳乞若量差得數千人使有本領一面隨宜措置粗可支吾亦豈敢堅爲去就萬一又不獲發卽力求去難任此責也大兵旣屯邊境此方今冬亦有可以苟安之理但出於僥倖非至計也但知論成不知慮敗但知向前不知顧後今日之患正在於此蒙見教以忍甚荷愛念然不與之衣而使之忍寒不與之食而使之忍饑不與之兵而使之忍一路之憂責可乎他人尚可如某虛任一路之責決不可者幸試爲思之

前日遣幹官羅薦可詣行府稟議嘗奉手狀不審已呈達否秋序益深伏惟台候多福前後解發招安到虔寇首領赴軍前使喚凡數十人今又得所謂處一長羅洞天等十餘人管押前去此等皆桀黠嘯聚動

以千百爲羣侵擾州縣殘害一方前此招出並不公  
叅依舊令在鄉里稍不如意則復出爲惡轅上至今  
紛紛不已正坐此故惟有發赴軍前使之自效立功  
者賞作過者誅嚴逃亡之禁許人人得以捕斬軍前  
有逃亡者卽行下有司籍沒田宅編配妻孥以係累  
其心如此年歲間庶幾舊俗可革漸向寧貼累有文  
字申陳幸詳察近被旨令相度措置已條陳具奏并  
申行府恐或未到今錄簡奉呈比事日來如何人還  
願詳及也歲云暮矣千萬爲國自重

與張子公舍人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九

某衰病老懶迂疎拙直皆非今日可用之才而又群  
小造謗不已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必欲中傷豈可不  
自退藏循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且如來書所論數事  
皆是以無爲有唱爲險膚之說而聽之者又不覈實  
遂據以爲然此何理哉爲此說者雖不吾告吾已知  
之矣是必近罷去準備差遣魏申宋彥振也二人者  
皆小人有所挾以利口爲進身之資者此每疎而遠  
之猶懼其浼我胡承公爲其所欺頗昵信之敢肆臆  
鳴真小人之無忌憚也不然則過客之不滿意吾老  
矣豈能事厨傳供饋以買一時之譽哉大抵詢事須

於士人中君子長者用小人之言而疑君子其可乎  
李倅賢者此間每事委之如此謬政致煩台念何不  
以書詢之前遣羅韓兩幹官至行朝皆士人相見既  
歎而畧不及此何也大抵今日士風澆薄不知大體  
而惟小廉曲謹之爲務如帥一路當今日兵革擾攘  
之際修城池繕器甲整軍伍理財賦皆是合做底事  
稍加意爲朝廷立家計以備不虞則傍緣爲謗惟端  
坐不事事苟爵祿以度歲月者則絕口不道徃徃反  
稱譽之以爲鎮靜此俗不革欲任賢使能以成中興  
難矣輒有數事申陳朝廷皆目前利害並錄副本去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

見諸公試爲道及雖去意已浩然猶未能忘懷庶有  
補於萬分之一也鳳閣已幾年矣雖陰德在人者必  
多然見於行事殊未有聞何也方今僭叛憑陵國勢  
迫蹙時事搶攘民多凋弊居獻納論思之地豈可効  
承平時嘿嘿養資貪戀寵祿哉如前奏所陳以虛數  
督財賦以閔子責和糴等事不知曾經鳳閣鸞臺否  
此等事放過孰不可放過毛舉細故以塞責非望也  
有自行朝來者詢問之但云善事貴人不知其他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間也自十餘年來見相識故舊有  
忍窮餓自守者意謂風雨不渝金石不變真若可信

一旦得少官職滋味遇生兩中便不復知有死  
多矣富貴易得名節難立勉自標建勿做俗子趨操  
也宮祠之請繼此當再具奏又不得請卽掛冠矣山  
林深處求一席之地念灰心以究無生之學此外無  
足言者千萬努力爲器業自愛

與陳國佐司諫

某再拜當朝廷多事之際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  
可一二數國佐閑退之久靜中所閱多矣方睿主虛  
心開納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脫略細故指陳今日  
利害安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  
賜多矣士大夫奔競之風不除實爲中興之害願公  
委曲明白爲上言之所補非淺淺也僭易僭易

與岳少保

卽武穆王鵬舉也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自聞大旆進討不果通  
記室之間第深馳仰遞中辱書取殊佩鄭重之意初  
冬薄寒伏惟揔戎多暇台候萬福屢承移文垂示豈  
音丁餘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維商甯間不見  
漢官威儀久矣王暨卞及所以撫循之者無所不至  
想見人情之懽悅也繼聞駐軍襄鄧其所募畫想益  
宏遠朝廷遣使臣降賜輕齋者絡繹於道本路漕司

亦竭力辦集錢糧轉達郢鄂比來想不至匱乏所  
上體眷注乘此機會早建不世之勲輔成中興之業  
深所望於左右也累日來探報紛紛皆謂虜僞聚兵  
陳頴有窺伺淮西江右之意聞朝廷已劄下使司摘  
那一項軍馬順流前來九江措置防守必已願旨遣  
發本路以朝廷不曾撥到兵將沿江要害去處並無  
控扼方以爲憂今得依芘爲幸多矣更冀選擇精銳  
早與調發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適間又得蘄春  
報賊馬已渡淮而南其意非淺願遣諸將邀擊之可  
以成功少保大軍所臨無不摧滅者此寇乃送死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二

然蜂蠆有毒亦不可忽幸冀留意正阻披承千萬爲

國自重

皇與張龍圖

張名譽以公薦爲南安守

又

德遠落職宮祠未知更有後命否也言者引王恢事  
以爲喻深謂未然張之過在於不能輯睦將帥輕事  
移易措置乖謬使士卒怨叛耳若因淮西一事便謂  
從前主兵謀之爲非則是因循而廢食退避講和之  
說復行將何以立國深慮話頭旣停姦言得以眩惑  
不免復進狂瞽之說以瀆上聰非敢爲張游說也近  
嘗致書於張深砭其病吾豈黨於張者固其一跌盡

廢前功便欲誅其始謀自此豈復有敢任事者耶宗社存亡自此而分所以不免喋喋非得已也柔直具以爲何如獎諭詔并與清河書錄去一觀幸勿他示

又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專人上狀計已呈浼步諒來辱手誨竊審屢茲霜寒台候福祉感慰無喻存留將兵敢不如命姑俟警急日續勾喚也此如防捍虎狼彼如爬搔蚤虱此欲障蔽一路彼欲彈壓一州輕重大小豈可同日語哉昔人有急則借兵於鄰國萬一虜騎有窺江西之意柔直獨不能提將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三

率土豪千里來援同保上流共獎王室乎以此責他人則不可以責柔直不爲過也紙尾避敵之諭誠非所望於左右者防捍之計盡心力而爲之不能卽繼之以死何避之有處心不定而欲濟大事難矣哉已條具利害悉陳于朝乞遣張俊赴鎮淮西催促岳飛保據江池摘那一項軍馬來此應副使喚虜僞未必敢遽渡江萬一有南牧之意亦可隨機犄角掩擊豈可遽自退屈哉本路要害之地政在興國九江豫章能守此則腹內諸州皆可奠枕不能守此率皆望風

奔潰雖欲避敵將焉往哉願柔直細思之



張大開者聞已受招安不知果否得此一項了卽本  
路盜賊悉已平定唯萍鄉未新與茶陵攸縣兩路界  
首尚有殘黨已遣韓海邵宗兩項軍馬會合湖南兵  
將夾攻并遣屬官一員前去措置庶幾淨盡可以報  
朝廷矣北方探報邇來稍寧萬一無事何幸如之使  
虜騎有渡江者得朝廷益兵數千與岳侯相爲表裏  
僕雖不武亦可自當一面何遽爲退避計哉書來謂  
小諫而非大忠未爲通論昔安史之亂朔部風從唯  
魯公以平原一郡糾集以捍大敵功雖不終亦足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四

表暴後世豈可謂今無其人若必欲在廟堂而後可  
爲劉琨祖逖之徒皆當束手矣見所與韓撫幹書謂  
宜務實而勿務虛僕平生所爲皆圖實效不事虛文  
如近日勾集諸將大閱正欲訓練拊循以待一日之  
用非止爲虛聲而已願勿置疑其間也

啓

賀趙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書延登揆路吉甫用而周邦咸喜裴度  
留而唐室以安君臣慶千載之逢廟社增泰山之重  
恭惟平章僕射相公養氣剛大稟德宜方以精忠自

結于主知以寬厚素降于民望召從帥閫入贊化樞  
方有元戎十乘之行遂膺袞服九章之命安石運籌  
而符秦宵逃汲黯在位而淮南寢謀何必肩輿揮羽  
扇以卻敵固應當軸坐黃閣以折衝惟天子明不疑  
不貳極儒者事允武允文當艱難思將相之秋宜出  
處係安危之本綸音所播輿論攸歸恢復中原必有  
祖生之志保綏江左亦資王導之才光輔大有爲之  
君遠撫不世出之畧佇觀勳績亟載旂常某仰德雖  
勤趨風未幸臥病江海恨無良覲之緣拭目山林願  
見中興之象保綏福履茂對寵光瞻咏之私敷宣罔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五

既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奉香火于琳宮已負素餐之責冠班聯于書殿更貽  
非諫之譏拜命甚優撫躬增厲伏念某甌閩冷族乾  
坤腐儒李廣數竒豈有封侯之望虞翻多難蓋緣骨  
相之屯誤被聖神之知首付鈞衡之任信古志篤惟  
知專意而直行防患術疎慮危機之暗發進用再  
月何補事功流落九年備嘗艱險脫瘴鄉之濱死荷  
睿主之深慈幼安浮海以來歸仲子准園而奚恨杜  
門屏跡初非絕物而離羣卷舌吞聲但欲省緣而藏

瓶不盪垂老之際乃見中興之年雷風鼓行蛇豕旣  
遁日月清照皂白自分惟皇作極而無好惡之私與  
物爲春而靡遐邇之間致茲孱陋亦預甄收此蓋伏  
遇平章僕射相公道大包荒誠深與善以和羹之手  
而均調于四海以回天之力而掬亮于一人肆開公  
正之途大啓休明之運遂使青氈之舊物復加白髮  
之陳人強飯廉頗龍鍾已老據鞍馬援矍鑠何爲願  
餌藥以扶衰稍究無生之學期桂冠而上綬漸爲歸  
老之謀雖在山林亦託陶冶其爲感愧罔旣敷宣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六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八

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倫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喬李嗣玄較正

序

易傳內篇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

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爲易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一

陽也月陰也月暹日晝一晝一夜相推而生明陽奇陰耦一剛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易者蓋專以變

易爲義先儒謂易含二義有不易簡易之意者非也

故自太極兆而爲奇耦自奇耦積而爲乾坤自乾坤

索而爲六子自八卦相重相錯而爲六十四卦無非

變者六爻之義易以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所以謂之易

與易也道也神也異名同實其旨一也生生之謂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者渾淪而不  
相離語其大則範圍天地語其小則充足毫末刻彫  
衆形橐籥萬化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必至於無必  
莫不綜攝乎此則易之爲書何爲者耶載此而已剛  
柔有自然之體竒耦有自然之數上下內外有自然  
之位進退往來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  
皆所以載天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聖人察卦爻之  
變因其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以愛惡情僞之相感  
爲吉凶悔吝之端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爲治亂安危  
之本其所以告人使避凶趨吉雖不離於日用之間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

而精義入神有出於思爲之表和順於道德而理於  
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盡

心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則自伏羲  
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已陳矣連山夏易也以

艮爲首故曰連山歸藏商易也以坤爲首故曰歸藏

孔子觀商道於宋得坤乾焉蓋歸藏之書然而讀易  
章編至於三絕作彖象文言諸篇以贊明之則三易

之書至周易而後大備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及春  
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易卦先

後之序與彖爻之辭皆文王造始而周公續終之故  
有王用享于西山箕子明夷利貞之語不然韓宣子  
何以知周公之德哉孔子於易其說尤詳而論語記  
羣弟子問荅獨罕及易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  
雅言也以詩書執禮爲雅言則易罕言矣豈非易者  
天道所在而性與天道雖子貢亦有所不得聞故耶  
秦焚詩書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存今餘經類多亡闕  
而易獨爲完經蓋天相之以垂訓于萬世使一卦一  
爻有不備者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漢晉間如九師之  
流一主於象數而不稽義理故其取象蔓衍迂闊多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悖聖人之意自王輔嗣以來及近世學者一主於義  
理而不求象數故其訓義與象相違因失聖人之意  
者亦不爲少二者胥失也夫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  
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焉舍象數以  
求意是猶舍筮蹄而求魚兔捐麩藥而求酒醴也魚  
兔得然後筮蹄可忘酒醴成然後糟粕可棄必質諸  
象數而不認考諸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闕無所滯礙  
然後聖人之意可見焉孔子彖象益兼之矣然象少  
義多者深其阜眇其根幽其所以然使學者精思而  
自得故也余以罪謫海上踰憂多暇取易讀之屏去

衆說獨以心會卽象數之幽眇究理義之精微于以  
窺聖人之制作燦然如據璣衡以觀天日月星辰經  
緯昭回之文吉凶妖祥之理皆可歷數而周知喟然  
嘆曰不學易而涉世其蹈禍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窮  
聖經于荒絕之鄉心醉神開恍若有授之者豈非幸  
耶昔人作易于憂患者非特智慮不用於時欲有所  
表見於後蓋亦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  
之矣然後思深慮危足以發難言之妙蘊以貽範於  
將來余雖固陋困窮流離之甚其敢忘此乃以所妄  
見者著易傳內外篇訓釋上下經上下繫說卦序卦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四  
雜卦揔論合爲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  
占一衍數二合爲十有三卷凡二十有三卷雖未足  
以測聖人之意然發明易學必由象數以極義理之  
歸或自此書始也引義比類反覆參錯文辭繁費所  
不得已覽者取其意而勿誚焉可也書始於建炎歲  
次己酉中夏時赴謫所南征次欝林成於庚戌季春  
時自海上北歸次寧遠凡朞年云謹序

易傳外篇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上筮者尚其占易本於數而數

不與焉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數兼於象故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占而鼓天下之動則存乎辭辭所以該極象數各指其所之而明吉凶以示人者也古之學者必備是五者然後足以窺聖人作易之旨故有推步氣候律曆之學所以知數也有正卦互體俯仰之學所以觀象也有變卦時來消長之學所以察變也有五行世應遊竟歸竟之學所以考古也有訓詁其辭解釋其義之學所以修辭也近世學者惟尚言辭務明其義而象數變占之學皆失其傳則不得聖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五

其在含蓄妙意發揮至理示人甚明碩弗深考而占筮術數之法載於經傳者班班可見苟能精以思慮默契于心則古人之學不難到也聖人作易之旨雖非卽此而可窮亦非舍此而能得不鑿不拘惟其是之爲從而已余年運而往行將知命學易於憂患之中旣以所妄見者爲之傳又作釋象七篇明變一篇訓辭二篇類占衍數各一篇合十有三卷目爲易傳外篇以解剝易體庶幾聖人難盡之意或因是而可窺至於洞象數之表達變通之幾占筮之巧妙辭義之精微有不可以筆舌傳者則覽者當自得焉蓋易



者學道之筮蹄此書又學易之筮蹄魚兔已得則筮蹄雖忘焉可也書始於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時謫居海上行次雷陽成於四年之仲春時蒙恩北歸行次容南凡半年云謹志歲月揔其大畧爲之序冠於目錄之首

釋象序

易者象也猶天之番象經緯昭回環布森列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皆有各數分域燦然以示人故天之高也其故可得而知則以象知之也善占天者必審其名數辨其分域知象所在而謹察之然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六

天意可推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角爲尾以味爲翼以斗爲箕以紫微皇極之居爲太微三光之延其相去遼絕可勝言哉易象亦然竒耦相交而八卦之象立八卦之相錯而六十四卦之象生六爻相雜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備正取之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八物旁取之則天地之間百物不廢其在天者日月之盈昃星斗之斡旋雲雨之升降冰霜之凝結無不取也其在地者丘山之叢聚川淵之流止井邑田野城墉衢巷之制干盤陵陸泥沙谷穴之宜無不取也在人則取於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

朋友之倫在物則取於羽毛鱗介草木華實牲體膏血之品取諸身者耳目鼻口心思之于五官頂頤輔頰頰舌之於元首胸背夤腹之於體拇趾腓股之於足莫不具焉取諸器者樽簋之屬以爲禮弧矢之屬以爲威牀機枕梃之屬以爲安車輿輪輻之屬以爲行簪綬裳帶以爲服饋餼酒食以爲養瓶甕繡幕之於井耳鉉趾足之於闕莫不有焉以禮爲象則有祭祀賓客婚媾田狩征伐之類而五禮備矣以政爲象則有刑法慶賞告命官使事功之類而庶政舉矣動靜取舍進退往來內外小大先後初終一話一言象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七

皆有乎其中大矣哉易之取象之多也夫八卦錯則六十四卦之才殊其所以爲消長盛衰治亂安危聚散通塞者亦殊也六爻雜則三百八十四爻之情異其所以爲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者亦異也卦者時也爻者人也所遇之時所處之人旣不同則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是非利害其象亦隨而變焉此取象之所以不得不多也聖人設卦以觀象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斷吉凶而盡其言因有是象則命之以是辭豈苟然哉辭具難言之象而象含無盡之意深考而諦觀之聖人之意益昭然矣舍象以求易是

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也可乎哉夫象者像也猶之象設擬形容而象物宜使觀者有所考爾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傅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此求象之不可以不察也制器者因規以爲圓因矩以爲方而後可以議規矩於方圓之外也作樂者因律以召陽因呂以召陰而後可以知聲於黃鍾大呂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鬐鬃闕一不可及其至也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不能察其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兔得筌蹄捐醪精流糟粕棄此爲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八

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自王弼有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論斥象數之學以爲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義無所取而近世學者遂廢象而不談不能知象因失聖人之意多矣殊不知象明而後意可得意得而後象可忘求象未得遽欲棄而捐之不亦過乎互體卦變之屬其所由來古矣考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理與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說不誣第漢晉諸儒討之不精索之不切一泥于象而不求義蔓衍迂濶及害聖人立象之本肯今其書已罕傳而爻彖之象具在可推而得冥搜遠紹

惟其是之從而勿沈焉可也夫天象可觀而不可窮  
易之象含天下之至賾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詎可  
俄而測哉錯雜以觀其所同比類以求其所異出顯  
以知隱由邇以擬遠虛支離以會歸于簡易則聖人  
精微之意若合符節矣作釋象

### 明變序

易者變也自乾坤變而爲八卦自八卦變而爲六十  
四卦自六十四卦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無非變者  
其法起于七八之數而已九爲老陽其策三十有六  
六爲老陰其策二十有四陰陽之老必變故得九六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九

之數則動而有所之七爲少陽其策二十有八八爲  
少陰其策三十有二陰陽之少不變故得七八之數  
則靜而無所適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  
柔而生爻所以明吉凶以示人者因其動而巳故曰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曰吉凶生焉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然則重六畫  
以成爻統六爻以成卦積六十四卦以成易所以體  
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蓋萬物之信者其在不存于  
變者乎孔子論易之變有兼變化而言者有獨指變

而言者蓋物之生出乎化者也物之極出乎變者也  
陽極生陰則在陽爲變在陰爲化故凡陽老而之陰  
者皆剛變而爲柔陰極生陽則在陰爲變在陽爲化  
故凡陰老而之陽者皆柔變而爲剛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此兼變化而言之也一闢一  
闢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此獨指變而言之也夫  
陰闢陽闢其極皆變使化而無變以裁之則天地萬  
物何以相禪于無窮爻以倣此故曰爻也者言乎其  
變者也由爻之變故卦以之變由卦之變故易之變  
備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象不同而聖人繫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

之以辭亦異者莫不一寓于變然而又有專取諸變  
以爲彖象者若井之改邑不改井之類是也有專取  
諸變以爲爻象者若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之類是也以至消長進退之序俯仰盈虛之體應比  
遠近之勢愛惡取舍之情卽其變而觀之易之理蓋  
昭然矣作明變

衍數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道降而生物無  
非數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自易闢而生卦無非數也造物者本象以出數故

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數非  
象不立作易者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則象非數不明二者相爲表裏而已天下之物  
不逃於數天下之數不外于象天下之象不遺于易  
故易之爲書該極象數以冒天下之道者也數起于  
蓍蓍以七運而四十九之用圓而神數成於卦卦以  
八周而六十四之體方以智揲蓍以知策推策以定  
爻因爻以設卦而易之能事畢矣陰陽有老少此策  
之數所以殊也剛柔有微彰此爻之數所以別也自  
天一至天五生數也自地六至地十成數也以竒生

者成而偶以偶生者成而竒竒偶相推演而五行之  
數立矣一三五七九天數皆陽也二四六八十地數  
皆陰也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  
而大衍之數成矣乾履一於西北巽戴九於東南艮  
東北而左三坤西南而右七離二震四上峙而爲肩  
坎八兌六下承而爲足河圖九宮天極之數積矣氣  
有司間而上下左右之分辨精有專散而風兩寒熱  
燥溼之化彰乾兌之金位於西而盛於西北震巽之  
木位於東而盛於東南離火有君相坎水有降升坤  
艮之土有始終五運六氣坤樞之數行矣乾坤包六

子而納甲之法生五行歷十二辰而納音之法備五  
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有高下損益之制律法出  
焉參天兩地迭相乘除有章華紀元之術曆法肇焉  
故以卦當日晝夜各一則爲爻十有二者辰也以卦  
當月六日七分則爲爻三十者日也以卦當時震兌  
坎離分主春夏秋冬夏則爲爻二十有四者氣也以卦  
當年陰陽二卦相交於冬夏二至則爲爻十有二者  
月也參五以變錯綜其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故莫不筭攝于此故明于易之類者順以數往  
逆以知來察天人之際於掌握之間洞古今之變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二

談笑之頃究觀物理與神爲謀其故何哉天地之覆  
載陰陽之生殺日月星辰之運行晦明寒暑之代謝  
山川之流止動植之死生事之因革器之成壞人之  
窮達壽夭世之治亂安危帝王之興衰君子小人之  
進退消長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故數也者成變化行  
鬼神雖天地之大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况於萬物  
乎極數之變執神之機任璇衡以觀大運據會要以  
知方來則探牘索隱鈎深致遠推陰陽之牘考神明  
之隱若影響之于形聲夫何疑哉漢之楊雄張衡唐  
之魏伯陽邢和璞本朝之邵雍皆深於數者故雄作

太玄衡著靈憲伯陽有參同契和璞有穎陽書雍以  
先天圖作皇極經世皆宗於易而輔翼推明之至數  
所在信如龜著不可誣也精微之機不可以言傳始  
取其可陳者著於篇作衍數

類占上序

人心神明之府天地之鏡也萬物之鑑也虛而靈寂  
而通固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所不能者物之蔽也  
故必假於著龜神物然後能知之龜曰卜著曰筮卜  
所以兆象也自陰陽五行之象交感而生爻者爲兩

霽蒙驛克故卜之用五筮所以兆數也自陰陽五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三

之數錯綜而成卦者內爲貞外爲悔故筮之用二以  
其從違斷天下之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  
探賸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  
者莫大於著龜易之道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卦爻之  
變專以筮爲主者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  
倚數觀變於神明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  
本於數而數本于著故也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連  
山歸藏以靜爲占故爻稱七八周易以動爲占故爻  
稱九六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



盈故靜而不變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陰陽之老  
盈而已極故動而變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易  
以動爲占所以卦爻之辭其變不一者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變則其占用所變之  
爻辭陳侯筮敬仲遇觀<sub>三</sub>之否<sub>三</sub>六四爻變曰是謂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之類是也二爻至六爻皆變則其  
占用變卦之彖辭穆姜筮居東宮遇艮<sub>三</sub>之隨<sub>三</sub>六二

不變外餘曰是在周易隨元亨無咎之類是也六爻  
皆變

皆不變則其占用本卦之彖辭晉文公重耳筮得晉

國遇貞屯<sub>三</sub>悔豫<sub>三</sub>皆八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四

類是也古之占筮以辭爲主而又論卦爻之體若畢

偃筮仕於晉遇屯<sub>三</sub>之比<sub>三</sub>辛廖占之曰吉震爲土

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爲公侯卦之

類論卦體也昔晉成公筮歸國遇乾<sub>三</sub>之否<sub>三</sub>曰配

而不終君三出焉之類論爻體也率之以卦爻之辭

揆之以卦爻之體而吉凶之理明矣後世占筮有世

應之說有飛伏之候有歸魂遊魂之法有納甲納音

之術有星纏氣候之數以五行之生克比和六神之

互相因廢決定吉凶而京房郭璞焦贛之流又各以

其術製易林春秋占法始廢至近世則諸家之術亦

天其傳所謂以卜筮尚其占者或幾乎絕可勝慨哉  
惟依古法主卦爻之辭而兼論其體參以諸家之術  
庶幾得之今掇取六經春秋傳國語所載占筮及諸  
家之術可用者史氏所傳占筮術數之精微者著于  
篇作類占

類占下序

卜筮術數藝成而下與醫祝同科然極該象數探賸  
索隱鈎深致遠聖人之道在焉推原天下陰陽五行  
之理於卦爻之間逆知吉凶若合符節雖千里之遠  
千歲之故可坐而致至矣哉妙于此者又能將之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五

道義如司馬季主嚴君平飾之以藝文如管輅郭璞  
巧發竒中如隗炤趙達預言期運如鄭相如桑道茂  
尤可貴重晉太史公作史者列傳蓋有意推崇之因  
取西漢以來至于五代中策所載卜筮術數之精微  
者掇其大要著于類占之末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序中所謂茲山之南有  
人者謂之齋先生陳確

也時先生在謫  
藉幾叟往省之

江南諸山廬阜爲最世號九江南據星子奇峯秀嶺  
緜亘連絡不可名狀號爲山林瓌偉絕特之觀士夫  
有高世之想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

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  
往晝臥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峰巉然倚天雲煙出  
沒頃刻萬態意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裹糧以償夙願  
不難耳迨今八年薄宦羈束願莫之遂隕風撫心每  
有遺恨今幾叟束裝不遠千里而往觸隆暑涉長道  
不以爲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瓌偉絕特之觀而已  
哉茲山之南有人焉修行如幻三摩鉢提歷諸世故  
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爲  
毀譽之所動搖其容渥然不爲窮困之所枯槁其視  
瞭然久而益明其氣桓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六

爲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否起居輕利不世事  
可忍不云何修菩薩道云何修菩薩行願得居士警  
欵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叟  
歸其有以語我來若夫山林瓌特之觀幅巾杖屨逍  
遙徜徉騁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哀集次第  
併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  
之心焉因爲之序以識別宣和庚子仲夏十有一日  
昭武李某序

靖康行紀序

余自靖康敗元之初誤蒙異恩擢與大政實摠兵事

心勞形瘵食息不暇每思平生山林泉石之遊筆硯  
圖史之樂不可復得慨然永歎其秋九月得請罷知  
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  
州卽丐官祠歸梁谿十月抵家一宿湛視兩遊惠山  
蔭長松坐惟石酌泉烹茶與昆弟嘯詠便覺神明頓  
還舊觀久之聞有建昌之謫卽日命駕過虎丘臨劔  
池月夜步松江長橋與親友爲別渡錢塘江經嚴陵  
瀨自三衢入江南歷上饒弋陽遊龜峯寺道金溪抵  
建昌時十二月間也復聞有寧江之命卽泛舟繇臨  
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懷宗同遊翠巖寺觀洪崖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十七

井復遊玉隆萬壽宮觀許旌陽手植檜累日雪作尤  
覺景物清絕道龍虎山望仙巖如雲煙綿聯千態萬  
狀不可模寫次筠陽上高遊九峯寺山正如惠山而  
林木蔚然深秀使人悵然次宜春遂遊萍鄉醴陵以  
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觀唐人篇翰時二年仲春之  
初也聞江陵爲潰兵所據未果行而見報有復官除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之命道路阻隔王命不  
通未敢以爲信然已而使者來自都城驗問審實乃  
拜命又聞虜騎自去冬再犯畿甸有金人登城歛兵  
不下撫諭四方之詔憂憤感塞潸淚橫流卽治裝率

湖南兵入援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將詣元帥  
府以趨都城實以四月八日離長沙追思自去秋迄  
今繚繞行萬里覽觀江山之勝幽懷壯志時發于文  
詞之間身勞而心適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艱難而已  
今復墮世網時方多故擾擾萬緒起矣欲如前日之  
閑放豈易得哉姑以自今以往所經歷所見聞所施  
爲所會遇日著于篇爲靖康行紀使將來有所考云  
丁未歲孟夏十有九日序

乘閑志序

夢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八

南官太史占六夢之吉南一曰正夢先儒謂無所思  
慮安然而夢至於喜怒哀懼之類感於物而得之非  
加以爲正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而一  
心之靈綿亘今古含容宇宙萬法皆具無乏無餘聖  
人了之無塵垢之累而此亦不增故能通達宿命過  
去未來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人迷之爲欲慮  
之所昏而此亦不減故於無所思慮安然而夢亦能  
顯發種種未然之相或以已而夢他人或以他人而  
夢已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行皆一心法更無他物

豈有前後間斷分際差別耶此周官之所謂正夢邪

至於有所喜懼而不得其正有所憂噩而不得其正則想念隨之而樂廣之所謂因者是已如牧羊者因羊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蓋遂夢乘車建曲蓋而爲將帥又如病者因擊門之聲而念鼓因鼓而念樂因樂而念燕享遂夢作樂而飲酒燕樂列禦寇亦言陽盛則夢火陰盛則夢水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與凡此皆所謂因也然人之夢想本屬顛倒故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棺柩不祥之物而反爲榮華夢臭腐可惡之物而反爲利祿而世間一切有爲法亦無非顛倒者顛倒之中有正存焉不可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九

不察也昔三國時有善占夢者人告之以夢芻狗者三而所占各異其人實未嘗夢也特以意言之而所占亦驗深解乎此然後可以語天下之理矣後世占夢之法廢然亦有曉然不待占而可知者余自幼年所夢皆驗經行之地遭遇之故往往先發於寢寐之間及值其時恍如舊遊而事變曲折若合符契如靖康之事皆夢於十數年之前親舊飽聞而厭道之旣應莫不駭異而不知此乃天下之常理也乘閑追憶數十條書而志之近夢頗異而未應及將來之夢皆當繼此而書焉莊周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

中又占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其大夢也余方在大夢中而屑屑然書此豈不爲達者之所笑然世間之事出處窮達皆有自然之分一飲啄一動止有非人所能爲者而況大於此者乎昧者見利而忘義愛利而忘人保身而忘國至於無所不至豈非其大惑邪苟知分定而視國如身視人如我勉於義之所當爲者而以出處窮達付之自然則此書之傳不爲無補也作夢志

災異志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腑藏平則身以之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

強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於身失於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於其色形於其脉善醫者能知之天地失於變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爲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

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諂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爲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禍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于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余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于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證兆志

天人之際其理一也天之所爲卽人之所爲人之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欲卽天之所欲故國之將興君明臣良庶事皆舉寢寢微寢滅實天奪之魄渾淪無間而有數存焉於其間猶之農也是薦是蓂盡其四支之敏於田畝實天相之使之有黍稷之利猶之商也懋遷有無肇牽車牛遠服商賈實天相之有多餘之贏至於農不耕而望穀粟商不賈而望貨財有國者人事不修而責命於天此豈理也哉世之言天者謂一切分定而廢人事言人者謂悉繇智力而廢天命二者交失也自古有國家者興衰之數曷嘗不係於天然而或過其曆



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漢之高祖有斷蛇之符光武有赤伏之讖唐之太宗亦名著于圖牒然而三君者皆豁達大度其英足以有斷其明足以有察故能信任忠良駕御豪傑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傳之子孫至于後世繼體守文之君一有暗弱信所當疑疑所當信則全盛之基往往失墜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國家自藝祖受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聖聖相授垂二百年規模超於前古德澤浹於天下迨崇寧大觀以來小雅盡廢故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夷狄交侵中國以微然知數者形於讖緯多能預言以至朝廷之所崇尚閭巷之所謳謔未來之故合若符節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願弗之察耳取其尤顯著者次第于篇作證兆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二

詩經預備志序

諸志皆經國大猷而僅存其序用與言俱斬焉造物者豈真芻狗萬物乎

書檄志

何與于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所

唐陸贄有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奉天所下詔令贄所草定雖武夫悍卒讀之莫不流涕德宗反正贄力居多今夷狄內訌王室危墜九廟陷於兵火而存亡未可知二聖幽於犬羊而安否不得達率伍化而爲盜賊下農轉而爲甲兵商賈

阻絕而不通士夫奔竄而失節西北殘於金革而民情離東南困於調發而物力匱將帥偃蹇莫相統一州縣委靡莫相維持此誠國家危急天意人心去就之際也幸有賢王揔兵于外可以繫天下之心則夫傳檄四方號令遠邇以援中都以緩海隅言不得不切意不得不深辭不得不盡誠不得不至庶幾人心感而天意回大濟生靈再安宗社真今日之急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之不可已也如是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作書檄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三

事宜志

古賢相多矣能救時者獨鮮貴其不膠跡而可以權也此志以惜哉

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之措於天下亦貴於變而通之以盡利不失時宜而已况乎遭非常之故而可以常法待之哉祖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監唐之弊而銷藩鎮之權出治以文而偃天下之武典章文物之所布綱紀號令之所施固足以維國勢而錯天下於泰山之安至於崇寧大觀宣和之間宰輔非人託紹述之名爲保籠之術耗蠹邦財斬刈民力士習益壞軍政不修敗散盟結邊釁迨宣和之末天下之

弊極矣故夷狄得以乘其間以陵中國直犯京闕初無藩鎮賴淵聖皇帝新卽大位人心欣戴同力固守賊以退師是宜朝廷之上德協心畧他故而以治兵防邊爲急務也奈何徂於承平偷惰苟且之風恬不加恤議論規畫稍越故常則阻難排抑不得施行而懷姦希進者又從而密譖而巧詆之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惑亂人主之聽更相傾陷以取寵祿又甚於崇觀宣政之時其意以爲虜騎必不深入藉使深入不過割地厚賂而已遂使金人無所忌憚一歲之內

再圍帝城君父播遷生靈塗炭朝廷蹙令半年不聞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四

四方盜賊所在蜂起豈非膠柱鼓瑟不知通變用小人之禍至於此哉以今日而望去年則人情國勢其不相侔何啻數十倍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天下士民未有離志故京城之攻出於夷狄而非出於中原州縣之盜出於潰兵而非出於民庶誠能觀今之勢度事之宜收士用安民心選任將帥整治軍旅枕戈嘗膽勵勾踐之心布衣帛冠行衛文之政則恢復宗社保全邊疆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自不難也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清大憝致漢中興况我有宋土宇之廣幅  
頓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夫事貴知變而謀  
貴先定故韓信之說高祖以收三秦卒成垓下之功  
孔明之說劉備以取巴蜀卒成鼎足之勢管仲說小  
白以寓軍政而爲五霸長商鞅說孝公以令必行而  
爲七國雄其謀皆定於始見之時况欲加於數子者  
乎雖然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而使小人得以間之則  
雖使伊周復生恐亦不能有所補也取事之宜于今  
者次第而條陳之以備一日之用作事宜志

人物志

公退而諸賢舍宜矣乃其名抑何溷  
炭不磚也附驥而名益彰非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五

昔晉祚中絕中原陷於夷狄元帝渡江興于江左有  
王導以爲腹心有周顛刁協戴淵以爲股肱有賀循

顧榮以從人望有周訪郗鑒苻卓以據要地有劉琨

祖逖以恢遠畧及其後也輔相如謝安將帥如謝玄

方鎮如陶侃溫嶠皆世不乏人故能締措羣材贊襄

中興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抗石勒之鋒敗苻堅之師

折王敦之逆平蘇峻之難保有東南垂百餘年人物

之不可無也如是今天羊陵侮宗社艱危河北河東

之地棄而不保或遂陷於敵讐或割據于豪傑則逼

邇畿甸汴不可都其勢必有巡幸之事以權一時之

宜而濟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於此時也前日  
失謀敗國妨功害賢之人既不可復用而名望在人  
屈指無幾任方伯連率之職者率皆妄庸瓠州縣冗  
散之中者未易議援則今之人物所以爲輔相帷幄  
之臣所以爲侍從論思之官所以充臺諫獻替之任  
所以當師帥撫御之選所以膺守令牧養之寄所以  
持監司按察之權當何自而取之以祖宗涵養之久  
天下衣冠之衆固不可厚誣以無人然而事迫勢急  
兼收並用棄瑕錄善捨短求長欲得真賢實材相與  
協力而扶持之使士夫不復事虛名而收實效官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六

不復行虛文而施實績民庶不復聽虛聲而得實惠  
夷狄不復侮虛聲而畏實威則求之不可不廣擇之  
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專信之不可不篤庶幾可以  
濟危而安撥亂反正以侑振古所無之耻以報不共  
戴天之讐詎今日莫急之先務也姑取平日之所知  
及得於衆論者人物姓名著之于篇以備緩急作人  
物志

